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剖析香港學生的中文表現 及其啓示

Implications of socio-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Hong Kong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performance

陳國威

香港教育學院

摘要

近年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常受人批評，本文提出一些常見的中國語文問題，輔以例子說明；並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剖析問題所在，提出一些討論題項讓讀者思考。藉此澄清相關觀念，希望有助釐清及訂定未來中文教學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

香港學生，中文學習，語文水平，觀察學習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riticisms about the standard of Hong Kong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highlight some common problems about Chinese language performance in Hong Kong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The problem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inquiries were raised for readers to think and clarify related concepts. It is hoped that the adopted approach in this paper helps se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

Keywords

Hong Kong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language standard, observational learning

緒言

近年香港學生的中文和英文水平常受人批評(星島日報網頁, 2006年5月16日), 不少僱主批評中學畢業生, 甚至大學畢業生未能寫出一篇正確和通順的求職信, 面試時也未能有效表達自己的意思和與別人溝通。就以一般學生英語表現來說, 無論寫作或講說, 都出現文法錯誤、語句不通、串錯字、用錯詞彙、甚至用同音字代替一些不同意思的生字或句子。例如, 有中五會考生寫作時, 用句子“ The dog wow wow ”代替“ the dog barks ”, “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代替“ many people ”。也有學生濫用手機短訊符號和電腦溝通的 ICQ 符號, 如 u 代替 you, 4 代替 for 等等, 故 B4 即 before, FTF 等於面對面(明報, 2003年3月4日; 星島日報網頁, 2005年11月30日)。

與此同時, 香港學生中國語文中文水平也日漸低落(星島日報網頁, 2000年3月6日)。在 1999/2000 年度教育統籌局回應立法會提問時曾透露, 香港學生在過去三年的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中文科, 平均成績都在五十分以下, 有資深中文科教師對此表示憂慮, 指數據反映中學生中文水平明顯下降, 應該檢討現有教學成效。該教師並指出, 近年香港中學生的語文水平出現不平衡現象, 口語及書寫表達能力更出現明顯下降趨勢。學生不懂得組織思想及有效地遣詞用句去表達, 不但沒有修辭手法, 布局更是混亂(星島日報網頁, 2002年10月24日)。事實上, 香港的學生學習動機普遍不高, 尤以學習中文及英文更為明顯, 加上學習力有不逮, 反映在公開考試如中學會考, 不少考生中文及英文科都不合格。就以 2007 年中文科會考年報所述, 已可見港生表現及態度並不理想, 有待改善。2007 年會考中文科改制, 從以往單單紙筆考試, 首次引入

說話、聆聽等考卷, 但學生於部分考卷表現未如理想。考試報告指考生於小組討論顯露對時事不了解, 貼近生活的題目如手機、名牌、環保等題目, 學生的意見往往流於陳腔濫調。學生更遭批評為應對生硬、人云亦云、意念單薄貧乏、語言無味及詞彙貧乏等。報告對學生於卷四「說話能力」的表現, 批評得最為嚴厲, 指在朗讀部分, 常見的字, 如「幢」、「爍」及「陡」等, 考生均不懂正確發音。小組討論部分於闡述、語言、應對及態度四大評核範疇裏, 考生均表現差或未如理想。報告直言, 作為將成年的中五學生, 對時事應有涉獵, 而且考題已貼近他們的生活, 應有話可說, 結果卻多數陳腔濫調, 很少深入觀察及深刻反思。考試報告指出, 考生對古文理解未如理想, 語文意識薄弱, 且在推論分析或評價方面都較弱。考生於卷二「作文」的程度差異大, 常見問題是用詞不當、句法錯誤、錯別字多等。報告又於卷五「綜合能力」, 指考生詞彙貧乏、語病多見及冗贅拖沓, 表達力不強(明報新浪網, 2007年10月25日)。2009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公布成績, 約三成二中三學生英文科未達標, 中文科則有約二成五中三學生不合格。報告指學生的中文科寫作不乏廣告及劇集情節, 反映學生思維狹窄, 同時夾雜「O 嘴」、「屈機」等「潮語」, 錯別字百出。兼且考試及評核局追蹤今年中三學生於小六時的表現, 發現有百分之九點六的中三學生中文科退步, 英文科和數學科則有分別百分之八點二及八點六的學生退步至不及格(星島日報, 2009年10月31日)。

香港中小學推行母語教學多年, 教育局投放大量資源支援, 不斷更改課程, 教學法, 增加語文教師數目, 加強師資培訓, 小班輔導教學, 推行普通話教授中文和語文基準試等措施(香港教育統籌局, 1990; 教育署, 1997; 教育統籌委員

會,1994, 2005);以為可以提高學生的中文水平,結果不見得有效。學生中文書寫和講說均欠通順,學生學習中文興趣/動機也不高。近年港人無論寫作或說話皆存有很多錯誤及不足之處,中英文夾雜,和口語化愈來愈普遍(星島日報網頁,2004年12月29日)。

香港大學中文系單周堯(2007)也曾表示,報章、雜誌,以致日常所遇的生活細節,都可見到不少港人常犯的中文毛病。「許多香港人在寫文章時,總是詞不達意,如犯上重複累贅、邏輯混亂、語法錯誤、歐化中文等毛病。」這就是單周堯所指的港人常犯的四大中文毛病,這些毛病無論在書寫或說話中皆常見。另外,單周堯批評時下流行MSN和ICQ的網絡對話中,經常中英文夾雜、濫用口語如『囉』、『咗』、『咁』、『正』、『勁』、『喪』等語,令人們的中文詞彙量日漸貧乏,變得粗鄙,需要改善。有很多中文科教師/學者從語文角度探究有關問題,發表文章提出見解和建議,但港生中文水平仍然低落,似乎尚有其它影響因素值得探討。本文將先列舉常見的港人中文問題,以社會心理學學理剖析,提出一些討論題項讓讀者思考,藉此澄清觀念,並提出改善建議,希望有助釐清及訂定未來中文教學發展的方向。

常見的港人中文問題

香港的學生在書寫時往往用同音但攏同意義的生字,中英文夾雜,和口語化的內容,沒有認真思考和核對。例如在互聯網上,便見有標題如「三世書係d野?點用嫁?」。d和咗,野和嘢;㗎和嫁之混亂誤用,正好說明上述現象。也有大專畢業生在互聯網上寫上數句句子,問及他人投考某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的意見,首句就寫「我體到國泰招空姐,」,除了書寫口語化外,

更是誤用『體』字代替『睇』字。本人也曾閱讀一些大專生的習作,錯別字甚為普遍;其中有一些誇張的例子如「聒目相看」,寫成「挖目相看」,「中流砥柱」寫成「鐘樓抵柱」,都是顯示學生隨使用同音不同義的字,不認真思考用字詞是否正確的態度。

除了輕率大意外,香港流行的「諧音文化」也是錯別字和懶音的成因(孫寶珠,2008a,2008b)。孫寶珠(2008a)指出香港各個層面使用諧音字的情況甚為普遍,無論是報章雜誌的標題、電視節目名稱、酒樓食肆的命名,都廣泛地使用諧音字,形成一種特殊的語言文化。文章引述多個例子說明,如某報章的副刊專題介紹格子襯衣,標題名為「快樂格命」,把格子的「格」硬套入「革命」一詞;某雜誌介紹腳底按摩的專題報導為「浪漫滿『足』」,食肆命名如「糖山大兄」等。某電視台將節目名稱「移情別戀」改動為「疑情別戀」也是一個例子。讀者/觀眾長期接觸「諧音文化」、錯別字的媒介,如個人語文基礎不好,加上不認真,粗心大意的態度,很容易習上寫諧音錯別字的習慣。如旁人沒有指出錯誤和糾正,更令寫諧音錯別字的習慣繼續,無怪乎此等情況不斷增加,學生中文水平每況愈下。類似情況發生在社會各階層,例如近日本人在星島日報某商品廣告便見到明顯的同音不同義的錯別字,「去年XX發表PC聲勢酷大,」將「浩大」寫成「酷大」而不自覺。

此外,很多學生書寫時常常加入不必要或不適合的字詞。本人發覺過往曾有一段時間中學及大學生在習作內容時常常用『而』字作句子起首,和上下句不配合,似乎不明白『而』字的意思和用法。這現象一時頗為普遍,後來卻減少了,似乎反映一些當時流行的用詞的次文化,受同儕影響,互相模仿學習。這現象類似過往流行於中學

生和大學生上課時的情況，一面聆聽、思考、或書寫，一面搖筆杆，潮流一過去，現象漸減少。

至於說話方面，本人發現時下港人言談間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喜歡用「其實」一詞，有近於濫用和誤用「其實」一詞的習慣。當本人聆聽收音機或電視台節目時，常常聽到受訪者 / 和節目主持人很多時都用上「其實」一詞，無論在句子開始，中間及結尾皆加入多個「其實」，差不多每句說話都用上「其實」一詞，甚至每一句話包含兩個或多個「其實」，和句子內容不配合或顯得多餘。說話者完全無意識 / 察覺到是否有需要或正確運用「其實」一詞，句子結構是否正確和通順，祇是繼續不斷說「其實」，也不會應用其它詞彙取代「其實」，以表達語句意思。例如，某些句子應該用上「由於」、「應該」、等用語，講者全部以「其實」取代，反映講者所識詞彙有限，未能運用其它適當詞彙和詞句。除了成為口頭禪外，還反映部份港人誤解「其實」一詞的意思，並錯誤運用詞語如「其實」。下列電台主持人訪問一個新進歌手的對話正是一個例子。

電台主持人：「你喜歡哪些歌曲？」

新進歌手：「其實我喜歡 Rocks」，「其實我喜歡例如 XXX、YYY d 歌」。

評論：不用每句開始都用「其實」，否則沒有意思，也有誤用「其實」一詞的感覺。之前新進歌手並沒有說過喜歡任何歌曲或任何歌手，也不是想澄清實際意思，故在回答時祇需說「我喜歡 Rocks，例如 XXX、YYY 的歌」。

愈來愈多港人都愛說「其實」，現象愈趨普遍。就算是節目主持人或接受訪問者，無論是學生、影視藝人、以至專業人士或學者，原本沒有濫用和誤用「其實」一詞的習慣，由於聽得太多「其實」了，互動之間不知不覺也逐漸

習上此習慣，加入「其實」一族。這正是本杜拉 (Bandura) 仿模 / 觀察學習理論的例子 (張春興，2000)。由於沒有人指正錯誤，視為小事，習以為常，讓港人學習錯誤的語文機會不斷增加，無怪乎港人，尤其是欠缺判斷能力的學生，中文水平每況愈下。濫用 / 誤用「其實」一詞，看似單一例子，不覺其重要性，卻正好顯示講者沒有其它適合中文詞彙可用，缺乏認知，曲解及誤用某些詞語。這數月間，本人聆聽講播電台和電視台節目時，發覺這個現象越來越普遍，也並非局限於年青人，中小和大學生，還有成年人，專業人士、廣播界、大學學者也一樣。他 / 她們不知談話間所用語句出了問題，也忽略其影響力，愈顯得港人中文水平低落，及輕率的態度，亦令人懷疑十多年來母語教學能否提升香港學生中文水平的成效。

此外，部份人士，包括娛樂圈及廣播人士，尤其是年青人，喜歡自作詞語，即所謂「潮語」，如「O 嘴」、「濶女」、「幫拖」、「潛水」、「屈機」、「爆花」等，或一些粗鄙語，經報章傳媒引用，也成為新一代 / 年青人常用。社會流行次文化，尤其是詞語出自影視藝人、歌手口中，和報章傳媒不斷報導，對年青人影響甚大，傾向模仿學習，表示他 / 她們追及潮流。有一次在課室觀課，課題是有關日本入侵香港的歷史，老師提問一個初中學生，香港與日本兵力比較相差甚遠，作為香港軍方將領打算如何做，便聽到一個學生用「拖友」作回應。又有一次乘坐巴士時看到 Roadshow「路訊通」某男主持介紹本地歌曲，語意不通，句子結構錯誤，令年青人觀看時學習錯誤中文。另一次在巴士上聽到 Roadshow「路訊通」某男主持為了介紹一首歌「了了」，曲解及誤用「小時了了」，誤導青少年。可見時下年青人受到傳媒、影視藝人、次文化流行「潮語」、

粗鄙語、口語化影響的程度。再不見到文雅順暢的語文表達，又有多少教師和家長利用適當機會糾正年青人用語，及有多少年青人和學生樂於和用心學習正確和文雅順暢用語？

電視廣播，甚至政府港台節目也亂創語句，有欠正確。如最近在 TVB 播影的節目『Since 從 1976 開始』畫面就有『某藝員聲音導航』的字幕出現，語意攙通，類似情況過往其它節目也曾出現。語句應該是『某藝員旁述』。其它例子還有電視及收音機廣播主持世運和東亞運動會節目常說『某運動員衝擊金牌』，運動員如何能衝擊金牌？『衝擊』一詞又被誤用了。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某運動員爭取金牌 / 某運動員競奪金牌』。幕前幕後主持人有意或無意間皆令電視觀眾 / 聽眾學習錯誤語句而不自覺。

討論及啓示

導致港人中文水平低落原因很多，不少學者都有發表文章解釋原因，包括課程選材及教學法是否適當。此外，語文政策、師資等因素皆能影響港生的中文水平，語文教師和學者都作出很多改善建議及解決方法。何景安(2006)亦曾指出，祇要查看網頁(如 Google、Yahoo)等電子資料庫內的學術期刊、研究報告等便可找到數以百萬計有關資料項目、雖然有重疊的、有參考價值並不太強的，但資料也相當豐富。有理論探究，亦有實踐論述和數據支持，讀者自能尋找相關文獻。然而，文章雖多，意見紛陳，議而難決。多年來似乎未能在實際效果上看到明顯的變化，語文水平仍是每況愈下，社會人士不滿語文水平及批評之聲繼續，似乎還有其它原因可以探究。

心理學研究顯示一個人的行為與習慣，往往受個人的信念、思想、價值取向和社群等因素影響。語文教育政策的製訂，教授與學習語文都是

認知行為，當事人皆受到心理和社會文化因素影響而作出取捨，決定行為方向(Chan & Elliott, 2004; Ennis, Cothran, & Loftus, 1997; Fang, 1996; Marland, 1998)。故此，本文嘗試從社會心理角度剖析香港學生中文水平下降的原因，藉此瞭解港人書寫中文和說話間出現的一些問題，並提供一些討論題項讓教育界人士思考，希望有助釐清及訂定未來中文教學發展的方向。

(一) 學生寫作時常用口語化的字詞或錯別字，例如將「我們 / 你們」寫成「我哋 / 你哋」，甚至錯誤寫成「我地 / 你地」，「一些」寫成「一 D」，「給」寫成「比」。這些表達方法是否被接納？嚴謹的中文科教師 / 學者當然說「不」。但社會大眾卻顯得很寬容，存在兩個牴牾標準。批改學生習作時，教師會否向學生明確指出口語化的字詞或錯別字，堅持學生改正，甚至扣減分數以加強學生注意，減少錯別字的行為 / 習慣抑或祇著重文章內容是否豐富貼題，口語化的字詞及錯別字視為小事不用理會？或是歸咎於工作太多甚至認同寫法，不加理會？若後者習以為常，學生自然不重視正確用詞和流於口語化。上述剛好顯示行為主義的增強和消滅作用。各個教師對學生的要求是否一至性會影響學生會否看重語文運用的正錯觀念，慣性的影響不容忽略。

(二) 教育界強調應用資訊科技於教與學，學生常用電腦，文書處理，上載和下載網頁資料交功課，少用筆寫字，容易忽略和忘記字型。用中文輸入法，不依筆順，祇輸入鍵盤中兩三個英文字母，揀選熒幕提供生字，方便快捷，但容易輸入錯別字而不自覺，令用者未能掌握生字字型和寫法，容易執筆忘字及寫錯生字。學生沈迷電子 / 線上遊戲(online games)，手機傾談及其他活動，肯花多少時間和功夫學習中文和寫作？學習者沒有用心將所學到的中文生字、詞語、寫作

句式儲存入深層 / 長期記憶，欠缺練習，便容易忘記所學。資訊處理模型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張春興, 2000) 正好說明此點。再者，時間有限，學習項目日漸增多，每科都有重要性，尤其是社會面對日新月異的事物，學校需要教授學生很多新的學科知識和技能，應付所需，用於中文科的時間相對減少。明顯地，年輕人的電腦 / 資訊科技的知識和技能學多了，比上一代好，但中文和英文表現卻差了。若學生不重視中文 (星島日報網頁, 2000 年 3 月 2 日)，沒有認真深入探究，少重複練習，根基做不好，自然多錯誤和欠通順。有得亦有失，如何取捨，有待教育界人士清楚選擇，在制定政策、課程比重和學習時間安排時適當決定。

(三) 潮語的流行似時裝設計，一時盛行於社會，成為年青人溝通的言語，但轉眼便被新的潮語取代，教師應持甚麼態度對待潮語？提示學生潮語粗鄙，不合語法，不應採用？或是認識潮語，了解流行的次文化，引導學生捨棄潮語？抑或不需理會，潮語祇流行一時，熱潮慢慢會消滅？

事實上，本人發覺有政、商及教育界人士，一方面批評年青人濫用潮語，削弱中文基礎，另一方面，(未知是否基於潮流或美其名和青少年溝通)，在公眾場合發言，也套用「十卜」、「升呢」、「O 嘴」等潮語，令年青人懶覺得潮語有甚麼問題。社化因素明顯，教育界和政府推動中文教育時有否清楚釐訂方位，提供一致性值得模仿學習的榜樣，避免互相矛盾，令年青人價值觀和方向混亂？

(四) 近年來，教學課程和公開考試評估方向不斷改革，目的是配合學生能力、興趣和水平，事實卻適得其反。多年來不見得學生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 動機增加，反而感到低落，語文表現更差勁，可見於學生日常寫作和口語溝通表達的能

力和公開試表現。近年的公開考試，語文試卷被教師批評為「推理 IQ」考核而非語文測試，效度成疑，值得深思。很多人包括教育界人士、學者、大學教授批評背誦增加學生壓力，建議減少 / 取消範文背誦，近年課程及考試評估改革亦朝着這方向走。學生成績表現卻參差，中文及英文水平沒有增進。減少範文背誦雖然可減輕學生壓力，但同時有教師質疑此舉會令到學生語文及文學所識及可應用於寫作和溝通的美好詞句減少，思想空洞。有研究者認為減少 / 取消範文背誦減少學生接觸學習優美文句和詞彙、成語、中國文學和文化，導致學生語文根基不足，用語欠順，用詞粗鄙 (星島日報網頁, 2007 年 5 月 8 日)，這方面值得深究，以釐清及訂定教學發展的方向。

要學好中文，除了留意港人常犯的毛病外，香港大學中文系單周堯建議我們還可多閱讀、多背誦及多寫文章。單周堯 (2007) 表示，今天的學生雖然多以白話寫作，但古代漢語的句法、詞彙，有不少仍常用於語體文中。「《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或唐宋八大家的詩詞等，都是文章典範。多背誦，可豐富我們的中文詞庫，令寫文章時更精煉。」。當然，在記憶背誦前 / 過程中應先理解課文。根據學者 Biggs (1996) 所說，背誦記憶可和理解結合，成為深層記憶 (deep memorization) 的一種學習策略，而非表面記憶不求甚解。陳雲 (2009) 在他的書《執正中文》也指出要學好中文，就要讀古書，例如念誦舊日的啓蒙教材 (例如《千字文》)，看《史記》、《世說新語》和明清散文等。但現今電子資訊爆炸，娛樂形式應有盡有，要年輕人看這些書似乎難了。近年中國語文科課程的改革，課文內容大幅刪減文言文、詩詞及不要學生背誦等措施剛剛和中文文字保育運動人士所倡議的相反；如何期望學生的中文水平可以提高？兩者如何取得協調和平衡？

至於現代文學方面，單周堯(2007)建議作家如張愛玲和白先勇的小說、思果的散文、余光中的新詩等，都適合年輕人閱讀和參詳。本人認為朱自清的《背影》、徐自摩的《再見康橋》、和冰心的《小說集》等，雖然被視作過時而刪除，也是良好的閱讀項目，有助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並且建立父母和子女互相關懷的關係，也能帶出語文科感性功能的目標。

(五)說話中文和英文夾雜，不單出現在學生身上，甚至各行業包括歌影視藝員、議員、商人、教師、校長、大學教授、公務員及各專業人士。這現象反映甚麼？是香港教育長期重英輕中的結果？他／她們未能完全掌握中英文運用？短時間內講者不能將某些詞語(尤其是英文)準確轉灌對應的語文(中文)，故有中文談話中夾雜英文。也聽過某些知名人士用英文發表報告／談話中，情急時用了一兩個中文詞語。聽眾／教育界很少批評和將這些作為反面教材解說，社會大眾祇視為笑話或小事，似乎視這是香港獨有的文化和可接受的事實，難怪學生說話中英文夾雜，不知不覺之間，書寫也中英文夾雜。成年人有否提供順暢、準確、純粹中文或英文談話／寫作的榜樣給年輕人模仿學習？在課堂教學／和學生交談時，教師有否時常提點自己不要中英文夾雜，以身作則，看似簡單，實際上有多少人做到？批改學生習作及與學生對話時，教師有否指出學生中英文夾雜用語，提供較佳的表達溝通例子讓學生學習？抑或教師也視中英文夾雜為普遍情況，理所當然，總之能達到溝通的目的便可，不用執著改正；這說明一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如何影響其判斷和行為表現，語文運用祇是其中一個例子。

(六)近年有教育界人士建議學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認為普通話是「我手寫我口」，故以普通話教中文能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星島日報，2007年11月2日)。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已撥款資助中小學試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各方意見參差，贊成和反對皆有，紛紛發表在各報章刊物。有說效果好，應推行用普通話教和學中文，也有持反對意見。反對者同意齊齊學普通話，但認為如果「以普通話教中文」的理念源自「普通話即是中文」，則是必須糾正的錯誤觀念。反對者所持理由之一是普通話只是漢語的方言之一，是中文的一部分，並不等於現代漢語，更不全等於中文。這種謬誤，來自「言文合一」的迷信，即慣說的「我手寫我口」，也是「用普通話教學才能學好中文」的謬誤根源。這種謬誤衍生另一個謬誤：用普通話教中文，能學到書面語的語法，所以能提高寫作能力。其次，香港曾經作家輩出，他們有古文根底，也多讀白話文，而白話文(書面語)不等於普通話。此外反對者更列出多項理由，有其理據(葉一知，2007)，當然師資問題不能忽視，包括教師語文水平、教學能力、教學法等，很多文章已有論及，限於篇幅和討究範圍，本文不再在此論述。一切中文教育發展方向有待小心釐清，否則，除金錢資助損失外，學界更走枉了路，學生也成為白老鼠。過往的多項教育改革，已有先例參考。

參考資料

- 大部份中小學英文講寫俱差 。《星島日報網頁》，2006年5月16日，取自 <http://www.singtao.com>
- 小學普通話教中文成效佳 。《星島日報》，2007年11月2日，取自 <http://.diumanpark.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860720>
- 中三生雙語作文水平捱轟 (2009年10月31日)。《星島日報》，頁A24。
- 「中五」會考揭不諳時事 意見陳腔濫調 。《明報新浪網》，2007年10月25日，取自 <http://edu.sina.com.hk>
- 少背書成績更佳？背誦有法學習根基 。《星島通識網，專題探究：教育，星島日報網頁》，2007年5月8日，取自 <http://www.singtao.com>
- 手機符號氣壞教師 (2003年3月4日)。《明報》。
- 何景安(2006)。對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的歷史回顧和提升語文教育水平的幾點法 。《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5卷，48-58頁。
- 城大生中文測試成績差 。《星島日報網頁》，2000年3月6日，取自 <http://www.singtao.com>
- 香港考試及評估局(2007)。香港中學會考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中國語文。
- 香港教育統籌局(1990)。《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香港：香港教育統籌局。
- 教育統籌委員會(1994)。《語文能力工作小組報告書》。香港：香港教育統籌局。
-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5)。《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書。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
- 教育署(1997)。《中學教學語言強力指引》。香港：政府印務局。
- 孫寶珠(2008a)。香港的「諧音文化」(上) 錯別字的元兇?! 。《星島日報》，2008年6月17日，頁F5。
- 孫寶珠(2008b)。香港的「諧音文化」(下) 懶音的罪魁禍首?! 。《星島日報》，2008年6月20日，頁F7。
- 張春興(2000)。《教育心理 三化取向》。台北：華東書局。
- 單周堯(2007年1月19日)。港人寫中文常犯四大毛病 最緊要「正」字 齊學好中文 。
取自 <http://gaiiho.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415983>
- 會考生中文水平下滑 (2002年10月24日)。《星島日報》。
- 陳雲(2009)。《執正中文》。香港：天窗出版。
- 學生作文無創意不合邏輯 。《星島日報網頁》，2004年12月29日，取自 <http://www.singtao.com>
- 42% 語文教師未達資歷要求 《星島日報網頁》，2008年6月19日，取自 <http://www.singtao.com>
- ICQ 降大學生英語水平 《星島日報網頁》，2005年11月30日，取自 <http://www.singtao.com>
- 葉一知(2007年11月14日)。普通話不等於中文 。取自 <http://diumanpark.mysinablog.com>。
- Biggs, J.B. (1996). Western misperceptions of a Confucian-heritage learning culture. In D.A. Watkins & J.B. Biggs (Eds.), *The Chinese learner: Culture, psychologic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 (pp.43-68). CERC & ACER.
- Chan, K.W., & Elliott, R. G. (2004). Relational analysis of personal epistemology and conceptions about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 817-831.

- Ennis, C.D., Cothran, D.J., & Loftus, S.J. (1997).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educational beliefs on their knowledg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0(2), 73-86.
- Fang, Z. (1996).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eacher beliefs and practices. *Educational Research*, 38(1), 47-65.
- Marland, P. (1998). Teachers' practical theories: implications for pre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 Development*, 1(2), 15-23.